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七辑（总第二二七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104373



20104373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七辑(总第一三七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 137 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 1
ISBN 7 - 5034 - 1058 - 2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 - 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868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刷: 梨园彩印厂
装订: 富利装订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5500 册
版次: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外交史话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中俄商洽邦交 的经过	张斯麟 (1)
中东路事件及中苏战斗的经过	王理寰 谢珂 (8)
中东路纠纷及其结局	尹祖荫 (27)
1929 年中东路事件内幕	张国忱 (31)
1937 年苏联答复蒋介石的三点要求见闻	周亚卫 (44)
蒋介石集团不承认爱沙尼亚、立陶宛和 拉脱维亚是苏联加盟共和国	孟昭楹 (46)
随宋子文去莫斯科及在中长路理事任内的 片断回忆	万 异 (48)
港英当局援华抗日的两面手法	谌小岑 (92)
抗战胜利后香港九龙城恢复设治事件的 回忆	林侠子 方遐君 (97)

政坛琐记

李济深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的 斗争片断	胡大愚 (108)
陈济棠二三事	陈明经 (111)

在蒋介石身边当侍卫官的见闻琐记	周振强 (120)
辛亥革命前后的续西峰	刘定安 (129)

边陲轶事

在密山对苏军战斗的真相	王子栋 (143)
回忆片马、江心坡的抗战岁月	谢晋生 (149)

阎锡山史料

阎锡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前前后后	杜任之 高树帜 (188)
阎锡山与中原混战及“扩大会议”	武和轩 (213)
阎锡山的家庭及其生活	杨怀丰 (220)
阎锡山轶事	齐端阳 (232)

订正补遗

对《张静江事迹片断》一文的订正	李泰莱 (236)
-----------------------	-----------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中俄 商洽邦交的经过

张 斯 麟

作者原为北洋政府官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加入协约国参战，北洋政府成立参战处，以段祺瑞任参战处督办；作者为军事外交代表，参与北洋政府的军事外交活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府诞生后，作者受段祺瑞政府派遣，赴莫斯科同苏维埃政府代表商谈中俄建交问题。期间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亲聆列宁教诲。本文所叙，均为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史料可信。

1916年，帝国主义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日本以3个师团兵力，并配有少数海军进攻青岛。不及3个月攻克青岛，德国的青岛总督当了俘虏。为国际形势所迫，我国不得不加入协约国参战。遂成立参战处，以段祺瑞为参战处督办，并向日本借参战款，后按照战时编制的一个混成旅由宋旅长指挥，并派军舰数只，由代将林建章统率，出兵海参崴。我国参战军，归日本军司令官某大将节制。日本出兵共3个师团，同时派我为军事外交代表，并设军事联络员3人，为史久光、吴晋、张某，均少将阶级，分驻大连、海参崴、满洲里，与日本军队联络。

未几，俄国十月革命，沙皇政府覆亡，克林斯基政府成立，

不久克林斯基政府亦被消灭。继克林斯基政府之后，高尔察克又在沃木斯克成立政府。那个时候，协约国在打垮了德国以后，又支持白俄，高尔察克对年轻的苏维埃采取包围和进攻行动，企图把共产主义扼死在摇篮中。在远东和西伯利亚，驻军最多的是日本，有3个师团，编成一军。捷克有3个师，归法国加兰将军指挥。这个时候，各国军事代表均驻沃木斯克。因沃木斯克房屋不敷，各国代表均住火车，在车上办公，临时添设轨道。各国代表火车排列在大本营前。1919年10月，工农政府军队反攻，进展迅速，高尔察克政府遂迁至伊尔库次克。各国代表亦迁至伊尔库次克，仍在火车上办公。未及2个月，红军攻至伊尔库次克，迫发生巷战，各国代表协商后，一致主张撤退，是时我国代表、日本代表同退驻哈尔滨，美、英代表退驻海参崴。高尔察克政府不久被消灭，高尔察克为红军所俘，处以死刑。日本坚决反赤，遂支持白匪谢米诺夫在赤塔成立政府。同时，日本师团司令部一个设在赤塔，一个设在满洲里，一个设在海参崴，时劳农政府已在莫斯科成立，因日本兵力雄厚，又在上乌金斯克成立远东共和国，以缓和与日本关系。实际上远东共和国受莫斯科命令，这时，工农政府向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发表宣言，由外交部代理部务加拉罕署名，派员秘密来哈尔滨见我，递来第一次宣言，主要条款计有七条：有取消不平等条约，退还庚子赔款，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及无代价退还中东铁路等项。我当即回北京报告，将宣言面交段祺瑞，并陈述工农政府主持正义，抑强助弱，与我国为邻，应首先建立外交关系，并结为盟国，以对付日本侵略我国野心。段氏以该宣言是否诚意，令我设法前往莫斯科，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具体洽谈。这时日本有三个师团驻扎阿穆尔省、东海滨省及赤塔一带。白匪谢米诺夫尚占领着赤塔。以反共为共同目标的协约国是不会随便放我过去的。用什么名义才能通过这层封锁线？煞费脑筋。段说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要想办法前往莫斯科。我托词用救济华侨名义前往。那时在俄华侨约有6万名，这

一批华侨均是工人，是根据俄国各机关企业同中国包工之间订的合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到俄国的。这批工人在包工们的严格控制下，受到残酷的剥削，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二月革命以后，工人们逃跑找出路，有少数加入红军，大多数想回国，但是用救济华侨名义，若不得日本军司令官的同意，仍不能去。

由哈尔滨至赤塔铁路，虽由俄人管理，但日本均派有车站司令官。实际上调动车辆等等均由车站司令官指挥。因此我赴日本公使馆和军事参赞东少将洽商，告以我国旅俄侨工有6万之多，在俄生活困苦，段督办命我赴莫斯科交涉，准数万侨工自由归国。请电知贵国军司令官照顾，予以行程上之便利。东少将因我是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遂应允我返哈尔滨筹备就绪，遂启程专车抵达满洲里访日本某师团长，是时西伯利亚铁道尚是单轨，军运频繁，调拨车头极为不易，在满洲里停留一星期，始启程往赤塔。抵赤塔后，首先访问日本某师团长。由某师团长陪往访谢米诺夫，告以因往莫斯科与劳农政府交涉，准许我国侨工自由归国事。谢米诺夫托辞拒绝，不允调拨车头，嗣托日本某师团长斡旋。在赤塔停留10日，多次交涉始允拨车头送至战线交界处。某夜2时启程，车行离赤塔约2小时，车忽停驶，谢米诺夫派来少将某，并用铁甲车在该处等候，将我的车包围。该少将来车中见我，说奉谢米诺夫命令要检查后，方能放行，我不允许，诘以你知国际公法否，我是国家代表，不应检查。他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我说将我的车开回赤塔，我同谢米诺夫交涉。争执多时，该少将说，贵中将办公车可免于检查，遂告结束，但是将由哈尔滨派来的列车服务员10余人扣留，换以赤塔的服务员，车始开出。及抵达战线时，赤塔派来之火车头驶回，又向远东共和国之车站说明，因赴莫斯科请派火车头将列车拖驶上乌金斯克。到达上乌金斯克受到欢迎。但不能立即驶往莫斯科。这时莫斯科派远东共和国尤林来北京，到达恰克图，北京政府拒其入境。远东共和国外交部告知我，如尤林不能往北京，代表团亦碍

难往莫斯科。我电北京说明外交平等互惠互利关系，应当允许他往北京（尤林抵北京后，遂在南池子设立办公处）。同时电知莫斯科中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刘泽荣，请其往外交部催促办理来莫斯科手续（刘泽荣 1892 年生于广州，从五岁起就在俄国生活、学习。二月革命以后，他担任在俄中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出席过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

刘氏接电后，遂去见列宁，请求指示外交部准许即来莫斯科。列宁立即指示外交部为代表团办理来莫斯科手续。到达莫斯科，受到热烈的欢迎，安顿在一所华贵住宅，我带去之卫队，仍住在车上，并赠送牛一头犒赏卫队。我到达之次日，偕伊尔库次克总领事朱绍阳和刘泽荣往外交部见代理部务加拉罕，约期晋见列宁。任翻译者为朱绍阳、刘泽荣。列宁亲切接见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对于孙中山先生是很崇敬的，说孙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接着谈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及政策，和中国的状况、前途，说中国的革命不彻底，以致军阀混战，帝国主义都想侵占中国，若欲挽救危局，必须坚持革命，要有革命的政党领导，还要共产主义国家支援，否则仍不能成功。列宁对于中国问题有深湛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莫大的希望，对中国人民热爱和关怀，使人深深地感动。旋因直皖战争爆发，皖军战败，段氏下野，总理易人，中国代表团来莫斯科的消息传扬于世界，协约国出面干涉，严词谴责。认为不应该不得协约国的同意，即派代表赴莫斯科，准备与劳农政府建立邦交，殊属不合。北京政府仓惶失措，一面急电召我回国，一面令驻英公使施肇基，转告工农政府的驻英商务代办，说是段祺瑞所派，不是中国政府所派。经我向工农政府外交部解释，我国因受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外交政策不能自主，仰帝国主义国家之鼻息情况。得工农政府的谅解，仍照旧进行洽谈，并请我往列宁格勒参观。到达列宁格勒仍安顿在一所华贵住宅，参观了工厂，又参观克朗斯大特（译音）军港。按照军事条规，军港外国人是不能参观的，承工农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热

爱，令人感奋。一星期后回莫斯科，复洽谈数次，交换意见，愿与苏联友好互相贸易。斯时工农政府外交部又发表第二次宣言交由我带回北京。重要条款计八条。原文见柳诒徵著北亚史第 109 页转载《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现摘录于下：

1.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外交委员部声明中，俄原有各种条约，认为无效，所有中国土地之侵略，及俄国在中国之租界地概行辞退，并将俄国帝制政府及俄国有资产党前在中国所侵掠窃取者，一并永远无偿退还中国。

2. 两共和国竭力设法从速规定两国商务上实业上之关系，然后订立专约，双方遵守最惠国待遇之原则。

3. 甲、所有俄国反对革命党之各机关各团体各个人，中国政府应不予以援助，并不准其在中国领土内有何举动；

乙、本约签字以前所有中国领土内有反对工农政府之同盟政府者，中国政府应解除其武装，随同其财产一并交由工农政府接收；

丙、工农政府对反对中华民国之各机关及各个人亦负同等之义务。

4. 旅华俄侨应遵守中华民国一切法令，断不能享受治外法权，旅俄华侨亦应遵守俄国一切法令。

5. 凡在中国自称俄国外交代表领事代表，未有本国政府之委任状者，中国政府应自本约签字后，即与断绝关系，并驱出华境。原有俄国公使馆及其财产案卷等亦应交还本国政府。

6. 工农政府辞退庚子赔款，但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将此款转交俄国领事，或要素此款之某人，或俄国某机关。

7. 本约签字后，中俄两国互派外交代表，互派领事。

8. 关于工农政府利用中东铁路一事，中俄两国允许另订专约。将来订立此约之时，除中俄两国外，远东共和国亦

可加入。

以上所列主要各条可与贵国代表和衷商议。倘中国政府认为与两国有益，必须更改之处，可以加入。但两大民族之关系，不能以上列各条包括罄尽。是以两国代表对于商务边界铁路海关等问题，将来仍须另订专约。我等竭力设法以定两国亲密之和好，并愿中国亦有恳切迅速之答复，以便速定和约。相应函请查照

此致

中华民国外交部

代理外交部部务加拉罕

1920年10月2日第六三七三二号

我得到第二次宣言后，即启程归国。工农政府要求派某同志秘密随代表团同来北京，并带来共产主义书籍宣传品等，及车抵满洲里，北京晨报记者瞿秋白来车询问工农政府情形及我与工农政府洽谈情况，并告知我：他往莫斯科考察，请我予以行程上之便利并代写介绍函数封。我当即代写介绍外交部伊瓦诺夫函、伊尔库次克商会会长王会卿函和莫斯科华工联合总会函各一封。回抵北京后，北大学生闻我由莫斯科新归，来寓访问工农政府详情者不少。遂于某晚介绍工农政府派来某同志在我寓中，与北大学生晤面。任翻译者为吴鸿猷，亦随我赴莫斯科的。在我寓中开座谈会二次，并将带回共产主义书籍及宣传品等，悉数交给北大学生。那时，段祺瑞已下野，靳云鹏任总理，颜惠庆任外交部长，北京政府已忙于内战，争权夺利，我虽面陈国际形势，工农政府愿与我国友好和列宁支援我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靳置之不理，嘱将第二次宣言，密交外交部归入档案，不允与工农政府作进一步之接洽。时远东共和国尤林驻在北京，我外交部亦少与往来。但尤林另有任务活动。我见靳云鹏对外交重大问题如此态度，甚为愤懑。遂赴上海，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闻我来沪，派

钮永建来沪访问我，询问赴莫斯科洽谈情况。因将第二次宣言译件，交由钮永建转孙先生，并将洽谈经过和记载告知孙先生，中国革命成功非得工农政府支援，否则不能成功。列宁亦志愿支援中国革命，我国应当迅速和工农政府建立邦交，以列宁为导师，向其学习革命经验，方能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军阀，脱离半殖民地束缚。并将列宁对中国革命寄予莫大希望，和崇敬孙先生等等详述。当时孙中山先生来信，要我和刘泽荣同往广州相助。我本拟前往，因韩国钧发表江苏省长，韩是江苏籍，是时苏人主张苏人治苏，韩坚留我在苏相助，不必往粤，故未去广州。刘泽荣因在哈尔滨已就中东铁路的职务，亦不能前往。不久，广州革命政府就和工农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接着孙中山先生提出以俄为师口号，发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并聘越飞、鲍罗廷为顾问，建立黄埔军官学校，在此基础上，后来北伐才得成功。

列宁制定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的战略，对于曾经长期处于殖民地附属国地位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东路事件及中苏战斗的经过

王理寰 谢珂

作者王理寰、谢珂，在1929年冬中东路事件期间，分别任哈满护路军司令部参谋、黑龙江国防处参谋长。二人亲历事件和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全过程。本文对中东路事件和边境战斗的起因、经过和善后处置等情况，作了系统的叙述，史料翔实。

1929年冬，因蒋介石反苏反共，借中东铁路内部矛盾，扩大为中苏两国间的问题，在东北边境上发生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尤以满洲里一带较为激烈，中国方面在满洲里损失两旅兵力，旅长一死一俘，是一次最大的失败。王理寰当时是梁忠甲部的参谋，战役中始终参与其间，谢珂是黑龙江国防处的参谋长，战前曾被派到满洲里、扎兰诺尔两地视察防务。现将亲身经历和部分访问的实况写出来，以供参考。

冲突起因和矛盾的内幕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实行和平外交政策，退还了中国各地的租界，交还了中国的治外法权，把帝俄时代霸占中国东北的东清铁路，退让归中苏两国合办，更名为中东铁路。行政用人，由两国协商的条约办事。在哈尔滨设铁路督办公署，管理

铁路行政。人事方面，按条约规定，督办由中国方面指派，会办由苏联方面指派，铁路正局长由苏联指派，副局长由中国指派，各站的正副站长，由中苏两方平均分配，一般职工，多数由中国派充。督办公署以下设有理事会。理事长由督办兼，副理事长由会办兼，理事 10 人，中苏各半，五年改选一次，每年有一次定期会议，遇有特殊事故，可召开临时会议。凡铁路上应兴应革的事项和主要的款项动用等问题，皆由理事会负责处理，但一切决定，须得理事六人同意方为生效。

关于铁路沿线的居民，在帝俄时代，不许中国方面过问，自中苏合办以后，沿线所住的中国居民，自然由中国管理，所住的苏侨，亦须遵守中国法令。哈尔滨市内，除各国侨民以外，尚有帝俄时代的逃亡地主、资本家和军政人员等。未入苏联国籍的称为白俄。另有西方传教士和日、朝的少数侨民等，地面非常复杂。因此，中国为管理当地行政和协助路政，在哈尔滨特设有一个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公署。其下设有外交特派员，负对外交涉的任务，另有财政厅、教育厅、地亩局、法院、特警处、路警处等机构，处理负担的各项业务。为了确保铁路行车的安全，在哈尔滨商埠地设有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另外在满洲里设哈满护路军司令部，负铁路西段行车的保护。在哈尔滨设哈长、哈绥护路司令部，负铁路南段和东段的保护。

自 1919 年至 1929 年，中东铁路合办已届 10 年，历年的收入余款甚巨，已到处理之期，4 月中旬，理事会开定期会议，主要讨论关于余款的处理问题，中苏双方意见大有分歧，苏方主张用于东铁的扩充方面，华方主张按条约规定，发给各人分红，认为扩充路线属于两国政府的范围。双方争端，各执一词，理事会无法解决。会后已成为双方争执的主要问题。但铁路实权操在苏联正局长的手内，彼不同意，毫无办法。当时中国方面提出正副局长的职位中苏应当权利平等，苏联人不能长期担任正局长，10 年前既然由苏联人任正局长，现在应当换中国人为正局长了，中

国方面以为正局长换了中国人以后，再谈分红问题，可以成功。但苏方坚持不允，争执更为尖锐。当时铁路督办是吕荣寰，哈尔滨特区长官是张景惠，外交特派员为蔡运升，财政厅长富葆廉、教育厅长张国忱、特警处长金荣桂、路警处长张厚琬、地亩局长应振复。当中苏双方争执未决的时期，中国特区长官公署外交特派员蔡运升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梅立尼果夫两人出来，愿作调解，苏方表示要求不换正局长，中国的副局长同时签字可以生效，作为接受调解的让步，中方未允，但是双方坚持的空气已得到了缓和，和平解决似有可能。不意5月27日，忽然特警处协同路警处奉令于当夜晚间搜查苏联总领事馆，借口该领馆宣传赤化。29日，哈尔滨报载苏联总领事馆焚毁的残余文件和照片中大有问题，事件牵涉到铁路内部问题的解决。因此，处理余款问题，只得暂时宣告停止。7月11日，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下令，罢免苏籍正局长职务，同时逮捕苏籍高级职员59人。7月17日，苏联外交部向中国提出断绝国交的通牒，18日满洲里领事希伯尼诺夫下旗归国，当日上午8时许，希伯尼诺夫到哈满护路军司令部，向梁忠甲司令辞行。午后2时许，梁忠甲司令携翻译许殿武、参谋王理寰等，到十八里小站（十八里小站是中国国门所在地）送行，梁希二人会面后，因苏联专车尚未到，晤谈约40多分钟，希领向梁司令握手道别时说：“我们苏联政府对贵国东北当局始终是友好的，请梁司令转达张学良长官，我们国土相连，亲如兄弟，如果东北当局真正和苏联合作，对于铁路问题，苏联绝对让步，千万不要听信南京政府的话，蒋介石不会有好的意思给你们们的。”梁答：“希望阁下转达你们贵政府，最好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并谢谢你的厚意。”希领又说：“我虽去了，仍留外交人员驻十八里小站以便联络，候你们东北当局来人，再行谈判，请司令对我们留下的人加以保护。”梁司令答：“遵嘱而行。”道别。

冲突前的交涉经过

7月24日，忽由外交方面人员传来一种消息，谓美国务卿史汀生和驻华盛顿的英法等公使，以劝告方式威胁苏联，教苏联让步云云。又传美国有投资中国北满的主张云云。此说盛传到满洲里，但无文字的证明。

当苏外交部宣言与中国断绝国交和满洲里领事下旗归国后，驻哈尔滨苏联总领事梅立尼果夫尚未动身，仍和蔡运升随时见面，研究以后如何恢复谈判的方法。蔡告梅领缓走听信。蔡当时急赴沈阳，面见司令长官张学良和吉督张作相。汇报与梅领交谈的经过，说梅领极愿调停，并陈述和平谈判的好处。两张均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为最好。蔡即电哈外交特派员办事处派人陪送梅领到长春等候，蔡即随张作相的专车北来长春，梅领当在长春与张作相会面，密谈甚久，张作相并把张学良希望和平的诚意转给梅领，梅领当时很高兴，也表示诚意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商定，梅先到满洲里国境上的十八里小站暂时等候，随后有正式文件送交。决定以后，蔡和梅同回哈尔滨，梅把领事馆的看守人员托交蔡运升暂为照顾，自己到十八里小站等候文件。蔡运升仍到沈阳和东北政务委员会研究起草和谈的方案，当时拟定了四条，前三条大致是恢复中东铁路原有的规定，第四条是同意正副局长共同签字执行决议。但当时有人主张不提这条，以为尔后更换中国人为正局长时，免受牵扯。因此，议论不一，最后解决还是按原四条的办法不变。蔡持此文件赶赴满洲里送交文件，蔡到满洲里因天气已晚，先和梁忠甲晤谈，梁蔡交谊甚笃，无话不谈，梁为蔡洗尘，告以满洲里苏领希伯尼诺夫临别留言，和十八里小站尚留有苏联联络人员等候谈判的情形。蔡闻之大悦，意为水到渠成，大有信心，以为此来一定成功了，专候翌日到十八里小站与梅领见面送交文件。不料当夜10时左右，接到沈阳转来

南京外交部的电报，谓：“前持的文件作废不交，随后另有新文件送到再交。”当新文件送到后，是把第四条内容正局长改换为中国人的问题。蔡运升翌晨只得持新文件送到十八里小站和梅领会谈，梅将文件转报苏联政府，结果苏联政府回电，谓中国南京政府无有诚意，停止谈判。蔡即回沈阳报告张学良，将苏联拒绝谈判的情形转电南京，蒋介石复电，谓蔡运升无交涉能力，今后中东铁路问题，改派朱绍阳（当时是驻芬兰公使）向苏联办理交涉，朱绍阳即日随带人员乘专车到满洲里向苏联进行交涉，不意竟被梅立尼果夫拒绝。梅当日乘车回莫斯科报告。朱绍阳在满洲里等候 10 余日，苏联政府毫无音信，直到 8 月 6 日，朱才转返南京，从此中苏的交涉寿终正寝。

东北当局对交涉的态度

吕荣寰等以少数人的利益所在，不惜掀起中苏两国的纠纷，擅将苏籍局长罢免，同时驱逐苏联职工，又与张景惠等联名电请张学良长官，要求即日派兵北上，以武力收回中东铁路，并力言苏联内部不安，军队软弱，不堪一击的论调。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特警处长金荣桂等，受白俄反苏言论的影响，推波助澜，大肆宣传，谓苏联自革命以来，内部不稳，如以兵力威胁，绝不敢还击等语。同时，哈尔滨铁路当局并向吉黑两省制造空气，说：“我们已把驱逐苏籍铁路人员的政治任务作完了，军事方面的处置是吉黑两省当局应负的责任”云云。意思是对吉黑当局不支持的态度，表示不满。

吉林张作相的作风，素称稳健，向不多管闲事，对这次铁路当局制造的纠纷，甚不满意，前文记述张在长春与梅领密谈，证明他极愿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黑龙江万福麟资望较浅，任职未久，不愿鲜明地表示自己的主张，事事请示张学良。但为了维护大局，在自己范围以内应作的事情，也作了一些。如自东铁发